



鴻苞集卷之四十七

明東海屠

隆緯真著

西吳茅元儀

公選請

從孫屠充符洽

校

范孝子傳

范孝子名應龍蘭溪人流寓青浦為人淳樸有至性事父母極孝嘗割股以已父疾故邑人稱為范孝子家貧賣卜人所卜善必力懲憊之所卜不善即得吉繇亦委曲言其不利有君平之風日卜得



錘米若干苟取足供昕夕餘盡以賑給邑中窘者
長齋奉道卜罷閉簾日跏佛前經聲朗朗出戶外
邑人無問老稚女子咸知范孝子善士也溟滓子
令青浦聞其爲人而好之會其歸葬父蘭溪以白
金壹兩米一石助喪孝子受而不報謝後嘗召之
卜溟滓子畧去部民分殊禮遇之以果餽遺其母
而手書爲善最樂四大字顏其卜肆對邑人士民
每舉孝子爲勸爲人得如范孝子可矣一日孝子
走南海謁大士普陀渡甬江道經溟滓子家逕入

中庭望空搏頰罷而趨出不自通應門者言之家
兄急物色之不得後溟滓子將上計先以家還孝
子送之日則同舟人挽舟夜則託宿鷓首隨路行
乞業已數百里老母聞而將出金錢勞之輒遁去
及溟滓子入朝孝子又送之北溟滓子如婁東謁
辭 曇陽大師恬憺觀夜跏趺 師龕前至三鼓
時吏民俱散境籟間然溟滓子起步中庭見月下
微有一人影跡之則孝子也溟滓子駭曰夜深矣
汝不就邸舍而猶裴徊於此者何孝子曰親至雪

山見如來道場此千載一時而奈何卽邸舍爲溟
滓子鑒其意誠呼入與同宿元馭先生室中明發
吏民先後遣歸孝子獨遠送臨江而別後溟滓子
入爲儀曹郎居歲餘爲怨家所讒投劾去孝子自
青浦聞而大哭曰傷哉賢令橫彼仇口毋春秋高
而歸貧無以爲家也悉北走視溟滓子身無塗訾
且行乞至高郵絕食而病委頓還數日差可復奮
起謀北行僅有小敝廬一間將賣以給餼糧邑中
賢士聞而助之數金孝子日夜行四千里抵漁陽

時溟滓子已出居潞河之上一日忽報青浦民范
孝子至亟逐之入拜而伏地哭盡哀溟滓子扶之
良久乃起曰天乎賢如使君而令讒人得行其蜂
蠆邪青浦之政某獨知之陰德在人莫可縷指而
有今日是亡神理矣溟滓子笑曰汝精誠足貫金
石顧何用衝冠扼腕泣不自休寧傷不肖區區失
一頭上冠哉孝子曰寧有是余傷天道之不明又
念使君母老歸而無以爲家袖出白金二兩昇溟
滓子曰是余口吻中節縮所餘以少助使君歸計

卷之四十七
三
溟滓子曰某雖貧何至爲汝憂若此當某居長安時誠無以給餽粥今一旦罷官爲諸公所憐競捐金助裝幸不至餒于道路無煩賢者然不敢不受其金也孝子就坐無一語第孺子泣雨涕不止時宋西寧世思余大令翔黃孝廉之壁金文學學孟適在感孝子誠無不爲淒然泣數行下知黃生高才能文章日長跼其前乞黃生代草一疏直擊登聞鼓叫闐闐屢爲溟滓子所捍而止諸君咸愛孝子爲人挈之入燕京數日孝子既不能草疏則日

叩長安貴人馬控冤又長號於闕門之下幾爲緹卒所得知者扶之而去溟滓子始與約同舟南下臨發求之則不可得蓋不欲以口腹累貧吏而偷安其身復以行乞扶伏歸矣及溟滓子舟抵廣陵則孝子業行還家復自其家北迎溟滓子廣陵舟中一見卽又告去苦留之不可得前後贈之橐金固辭不受途中有知孝子故憐而賑之者一無所受廣陵船頭伏而泣別感慟百千人云蓋竊計孝子往返徒步萬餘里方絕食高郵病還可以已

數日卽奮而北走北走數千里甫抵家可以已氣
息未定復自其家北迎溟滓子廣陵此時卽留舟
中同渡楊子而南亦何不可而復固請徒步去士
堅心苦行一至是哉雖古至人之蹈呂梁穿巨石
何以加焉嗟乎士大夫慕義無窮名垂史冊者何
限然或有所爲孝子奚爲焉是上 帝所賓也

上壽母太夫人九十序

吾母太夫人今年春秋九十高矣世稱身都將相
家累烏石紆朱拖紫吹笙擊鐘在在不乏而詰其
堂上有九十壽母乎未必有也卽某雖布衣窮巷
負米滂澆於人子心有大愉快焉且也某之母侃
母也陶侃少孤貧賓客過之母截髮爲具劉薦以
秣馬士行賴以延譽功伐茂明令千秋而下爲母
于者悽惻感動某髫時授書歸自塾舍太夫人親
剪葵菟作糜飼某及某起家爲令廉而勤每退食

朝太夫人必問曰兒子今日所平反寃獄幾何所
賑恤無告幾何所爲黔首興利剔蠹幾何有之則
色喜加餐不則愀然不懌當在由奉某好道稟教
曇陽僊師南北諭諭大禍叵測太夫人爲弗聞也
者官成敗有數世之足以敗官者寧獨耽玄好道
邪誠以此絳吏議去所欣欣焉比某入爲蘭省郎
郎俸薄貧甚腰下僅一銀帶銷以佐朝夕而某遊
道口廣四方客常滿座太夫人與婦拮据爲供帳
意良渠時時不給則歎曰吾兒爲吏廉貧貧以廉

故夫復何憂後某爲怨家謠誣事起詎罔縉紳交
言搯擊攘臂車塞巷履盈戶而太夫人第嘻笑自
若及削籍去國交遊祖道風雪黯澹僕馬顛頓太
夫人則曰兒子無以去國芥蒂哉若負此官雖榮
猶覩如其無罪卽去何傷吾老矣行辭朔野冰雹
敲啄而就江以南風日駘宕竹坪桃塢瓜畦豆棚
胡不樂哉某之歸就宅西闢園半畝雜植芍藥辛
夷決明鑿一池若研以蓄文魚 栽芙蓉而跨
池架小樓其上某日與婦楊奉太夫人板輿婆娑

齋閣供大士曇師諸仙佛像日夕焚香頂禮罷各
就蒲團跏趺瞑息臧獲化之倏然龐居士家風云
蓋某東歸之五年是爲太夫人九十先是太夫人
病肺頗頓某延師理藥外日向如來天帝前搏額
乞哀方五鼓踞中庭母夢天人以五色華蓋覆體
少選家設齋醮太祝口累禱華蓋星君某心異之
而太夫人病遂起強飯矣嘉平月三日爲太夫
人生朝諸子姓聚族而謀稱觴堂下而以某忝竊
能言之科屬某爲一言奉以上壽某惟仙言長生
佛言無生夫長生猶有生無生則無滅均之跳出
陰陽不受陶鑄者矣太夫人數十年來念珠不去
手菩提不去心清淨蓮臺近在眉睫而某則雅慕
玄修皈心禪悅泥洹羽化咸所服膺誠使摩尼現
光黃輿結鼎如來聖師愍吾母子之久在淪轉而
下筏引手焉昔爲侃母其究也爲蘇耽之母何幸
如之某蹇拙不能諧俗取世資所謂身都將相家
纍烏石紆朱拖紫吹笙擊鐘者上報母恩而第令
他日得采雲霞爲母裳擷沆瀣爲母糧飾勝鬘爲

卷之四十七
七
母妝爲母御飈輪駿鶴乘禮釋迦拜大士朝金母
謁元君逍遙玉京遊戲珠林誠若是卽今日雖布
衣窮巷負米滌滄何恨於是諸子姓躍然起曰太
哉吾子之壽其母也人徒欲得世間之花語紫泥
光榮其親而子乃欲得龍藏金言太霄琅書以爲
親壽也雖其語閎廓迂誕亦有致哉卽未至之聆
其言蕭蕭冷冷排空騎氣固似與人世凡母子自
有別矣

與陸與繩司空

東山遂起海內相賀侃侃黃髮故當終究厥用道
民靜中細觀天地升降之幾陰陽消長之會要可
鏡其大都六合間苟有一大事必生一巨人以擔
當之注厯摩畫世界攸賴非常之原固非常人所
辯道民竊計方今天生明公所爲世道有二大事
聖人旣遠三教之理晦蝕不明互相排詆宗周孔
者矯張虛僞而踐履踈脫皈西教者馳騁乾慧而
性地轉迷在世出世茫無指歸世黜真儒亦罕真

佛無真儒故上理不登無真佛故了義不徹學人
憤憤何從得榜樣明公踐蹈矩矱佩服仁義亦既
羽翼六經標幟先民乃又研鹿苑之精旨傳曹溪
之心印以興教振宗爲任以度僧造塔爲功以利
濟普度爲願以慈悲平等爲義而使叢林沙門如
衆流之歸鉅海縉紳後學如傾葵之向大明煩苛
躁競者望問而銷鎔調曲淹汙者瞻容而顧化所
爲世道大事此其一也我 高皇帝蕩羯胡之羶
穢廓寓縣之氛霾拓土開基填安黔首豐功偉德

麗厚矣以故二百餘年來皇輿有泰山之安
生靈有春臺之樂自古國家承平邳隆蓋未有盛
於今日者乃邇來時當久泰人狃治安道民竊觀
闔寺漸橫內寵漸張黠虜漸驕邊防漸弛將士軟
庸宗室失所士大夫惟顧身家而罔念公事間閭
小民日崇姪侈而不守檢防理有盛而必衰物無
成而不壞天下之隱憂正在今日方今大小臣僚
絕榮肥之心懷忠篤之慮者能有幾人天生明公
爲國砥柱逮事二朝以身任天下事知無不爲懷

忠秉直諤諤蹇蹇始而袁州父子顯恣則每事裁
抑袁州近者江陵驕橫則每事匡救江陵國有難事
人人斂迹以退避而明公獨挺身以當之國有大
冤人人箝口以自保而明公獨奮臂以拯之進人
之賢而其人莫知所從進解人之難而其人莫知
所從解藉今當今之世微明公其誰為大臣奉公
憂國之楷模乎所為世道大事此其二也嗟嗟天
下承平久矣乃頃年以來四方災異無日不聞南
北歲事不登飢傷滿路海上去秋大潦為青入春

霖雨連綿二月米穀湧貴菜麥萎死四野斲草而
為糧良家牽子婦而行乞老弱填乎溝壑強梁習
為椎埋今甫仲春業已嗷嗷若此入夏以後當不
知更作何狀矣道民間之吳越無不被災之國豈
惟吳越赤縣神州多有之恐天下從此有事矣當
今所倚以為長城非明公而誰益以菩提心作豪
傑事諸凡所以康濟蒼生奠安宗社者不可不
深計而熟慮也道民束髮以雕虫一技成虛名於
海內海內皮相之流往往以文墨豎儒目之又見

古來文士多坐踈狂輕俠遠聽遙度意道民故當
是一狂生而不知道民乃不其然亦嘗究心當世
之務往兩爲令揮汗駁坵勞貫不辭砥行澡身茲
飾惟謹思欲勉樹尺寸以酬生平諸所厝畫庶幾
鉛刀一割之用業亦頗有物色之者矣顧爲仇家
齷齪放廢于時乃便絕念破甑揮手掛冠研討無
生之理兼求不死之方瞥爾出塵飄然度世道民
免矣天下事可勿復掛諸胸懷矣孔子云不在其
位不謀其政介推云身旣隱矣焉用文之道民旣
以遯身物外卽攬結雲霞采擷芝朮調心鍊法罔
景弢光故是道民今日事乃復嗷嗷焉以尸祝代
庖以藿食而謀肉食不亦過乎雖然漆室女子猶
然憂魯葵不恤其緯而憂宗國之衰道民雖不肖
嘗食君祿廁人臣顧安得便高枕坦腹弁髦當世
邪假令天下從此有事物外野夫求爲高枕坦腹
胡可得而個翔審答當今少可與語求其閎鉅碩
大負當世之望而又爲道民生平知己無如明公
者故願與明公一吐胸中憂懣少自見其感慨急

知已耳請從此投筆卷舌矣道民進不得爲畱侯
鄴侯退不失安期圖南天下事賴有公在道民何
憂焉惟是念公春秋不卑矣沙門瓶公來問知明
公起居神氣尚王更願益講爨調之學以延社稷
蒼生之身百凡可佐公家緩急可爲生靈請命者
幸事事畱念所謂身任天下知無不爲者明公之
心也道民伏在下風敬竢嘉譽蒙委作阿育王舍
利殿檀越寡人不能爲財施惟草募疏勸善緣少
効犬馬耳元美公遂出亦世道一助

不審其於淨業無妨否

與王元美司馬

東山累召遂出矣昔異人懶殘相李鄴侯於嵩山
預知其十年宰相張乖崖欲就華山處士入道處
士曰時方賴公救火一代偉人受天之命必應出
而經營四方究所未竟卽取巨石以塞門結煙霞
以封戶猶將爲人弋出崑栖未穩有道者故自己
肯知之先生才蓋百代名滿四海年逾六旬官登
九列以英雄起手以神仙結局受度聖師力踐大
道方且絕萬緣於人外結一茅於山中持戒律於

覺皇焚筆研於大士紫綬去身黃冠在首伊蒲作
供軍持爲侶明心禪觀煉氣中黃幻迹泡空世情
灰冷矣不謂天意有歸人緣未斷安車再至玄纁
累加溷我煙蘿妨我松桂往被召命公心如石固
常抗表力辭鑿坯掩戶道民亦諂書力沮先生無
出先生深領其言方且謂一丘一壑隱計成矣何
圖詔旨累下強繫幽人熏穴搜山迫而令出昔梁
武禮聘陶通明通明畫兩牛一牛散水草一牛著
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駢之武帝見而笑曰此人
欲斃拽尾之龜豈有可致之理遂舍之夫曳尾一
作徵命遂停咨事山中成其高尚都水所以卒了
道華陽怡雲聽松若當時必強而迫之通明雖欲
石隱恐不可得先生隱志堅矣向道篤矣數辭屢
召終以出山實朝廷張彌天之網豈謂先生鴻飛
尚未冥耶嗟嗟道人卽煉性死心槩柄在手猶須
積三千八百功行圓滿然後罪消福長書名上清
故僕以爲煉性死心則在位不如蒲團累行積功
則蒲團不如在位雖然煉性而不以事性猶未煉

死心而不對境心猶未死紛擾垢溷政大修行人所藉以了道成功之地故尚父范蠡畱侯東方文饒長源稚圭玄英諸公皆登三事之榮建萬世之策歸根大道占籍列仙仕宦之不妨成道也如此願先生此去以公忠慈恕處事以清虛澹寂宅心計安社稷救寧黔首推轂賢才湔雪寃滯獎恬抑躁崇正紬邪摧折強禦哀憐無告上合天心下孚人情時回靈光念在般若卽蒞事服官顧或反賢於蒲團上功課耳方今氣運近衰四方多管南北游饑流殍相望入春來我海上靈雨三月米穀踊貴杼柚盡空城市連袂而行乞鄉野枕藉而填渠木無完皮草無畱根傷哉元元楚毒甚矣今先生在事何以拯之幸勉作良圖燕居深念積累功德無逾此時矣陸五臺司寇有一片菩提心爲國爲民至性肫切先生須與事事商量道民雖一介文墨小生往兩爲牧宰上奉三尺下惠萬姓實胼胝皸皸髮膚不愛悲飾周防嘖笑不苟此先生所耳所目之而仇家攜撫忌者乘之必欲文致成就我

爲浮薄文士而後已先生知我乃亦云相如故勝
井丹無乃亦投杼於三至邪嗚呼藉手仇人吾知
免矣弋者不至矣鴻飛可冥矣庸詎知失馬非福
乎去秋道民得遇方外異人授金液玉液口訣更
得餌先天上藥行之頗有效又遇衡岳金仙翁授
玄關一竅初機後手乃知喻君所聞姝草草而因
以爲利益非其人矣去年走宛陵哭沈君典墓罷
赴汪司馬白岳之招歲暮乃東擬今春如婁上訪
先生以頃所聞與相印可而前茅且出矣業在仕
路便非野夫所宜往遂爾次且不前敬修尺書道
此縷縷遙望金陵一衣帶水悵矣神飛張東沙大
司馬季子孺愿灑落翩翩佳公子也向風慕義願
爲執鞭幸先生物色之不悉

為時雖幸以生時色之不察

同風季子歸以感於臨臨封公十也
山縣縣登望全刻一亦帶水刻
組財非理夫西宜并教爾公且不

與馮開之

去年大潦歲饑不登入春連雨三月菜麥俱萎死
斗米一錢有奇海錯亦并踴貴竝海民人十室九
饑村落山澤之間草無畱根樹無完皮城市衣冠
子女牽連行乞甚或度不能活雉鷄於梁畢命河
伯而富貴豪右自多其困廩厚積深藏日增索高
價風景慘苦言之使人酸鼻弟家僅有穀數十鐘
諸兄諸姊及諸子姓中表家枵腹而人待哺日相
聚一室共啖此脫粟脫粟有限人飢無窮一老姊

以病暫歸歸卧數日卽數日餒矣急以舖米餉之
而生平故舊窮交復時時相向道民義不忍獨飽
誓與衆生分苦惱計已無復之富家獨擁饒祿坐
視生靈之窮而惟思乘時射利道民目擊時艱若
處鍼氈之上而智計莫可如何獨不念五濁衆生
諸苦皆從自身惡業而生現在之貧窮而餓死悉
過去之富貴而慳貪者也日今得意曾不剎那轉
眄之間溘焉銷滅墮爲焰口生爲餓夫鑿鑿如此
若曹且不信有今生來世之理快意目前而足則
亦無如之何矣若使富貴家盡好慈悲盡行施捨
以衆富濟衆貧何憂百姓飢餓奈何必不能然所
以業深而根墮因在而果成展轉反覆以積此輓
轡之劫也夫上帝主張劫世者帝豈好造是劫以
楚毒衆生哉皆衆生之惡業自取之不能逃也弟
身旣隱矣遯於人外乃復以人世疾苦呈諸胸懷
累伏累起妨我淨業漆室憂魯葵不恤緯足下得
無笑其私憂過計耶雖然東教以如傷爲愛西方
以平等爲慈學道人卽息景蒲團那得便秦越衆

生了不關念假令一朝而低離板蕩道人雖攜妻
孥鷄犬入山谷猶恐邏者熏而出之寧得晏然偃
臥長松脩竹之下乎弟頃者深欲渡江與足下相
見圖裹糧同如京口訪聶仙翁於烏衣乃去年聶
翁云日下丹房未就秋以爲期而饑殍滿路道里
頗艱故不敢輕出遣使往候仙翁便訊足下足下
適者起居何似六時行道當遂精進幸示其狀虞
長孺醇白是我輩人須與朝夕繆仲仁辯才無碍
大似維摩詰猶惜其舌端太縱橫多知爲敗多言
數窮此兩言者夫夫頂門鍼也何如入夏恐未免
絕糧當告急足下足下困有餘白粲幸不惜運西
江之水

輕得失

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患得失無所不
至也患得失則躁以躁心臨民民弗堪命患得失
則如毀人之成幸人之敗落井而下之石患得失
則賊顧己之小利害而罔恤百姓之大痛甚則以
人之生命而立己之功名患得失則惟怯事勢之

來畏首畏尾下何賴乎朝夕之所營營者徒爲一身一家之圖而不爲宗社生靈千百年之計故曰不可與事君若其更甚焉者余尚不暇論也故事君人者得失苟輕雖有過亦小矣

上城隍疏

疏上城隍之神爲乞轉達天曹誅奸殫惡以彰神理以警人心事隆竊見曇陽仙師秉貞守節學道修真獲濟度于聖師蚤修成乎大道丹霞紫氣列真導以上昇白日青天萬姓瞻其冲舉可謂證聖超凡朗徹心行蹈道乘理明白去來者矣是以聞風而葷食者清齋慕道而穢行者持戒崇奉已盈震且投誠無間賢愚隆最冥頑亦知信向當其作吏吳會時好道甚誠慕師甚切無朝無暮無寒無

暑雖政事倥偬簿書鞅掌而心目在茲美牆如見者常若一日也緣以積久精誠果蒙師真垂愍自奉訓教之旨益切皈依之志逮煩言之册與慮大禍之叵測誠得從師與黨雖具五刑亦何辭爲道受災卽瀕九死以無恐以求道而夢蹈大川之險累至滅頂甘心因叩師而夢于神劍之誅亦嘗引頸就戮蓋螻蟻微誠懇切若此此神明所照知也適年以來心不無離合行不無醇疵時時敬畏而神情稍怠出入乎仙凡之間事事操持而檢點或

疎交戰於天人之介幽獨知慎衆善雖力奉行結習難除罪過尚或不免然信仙佛之必有念神理之難逃行一善則歡欣安泰儼然香花幢蓋已現其前犯一罪則戰汗驚慙凜若雷斧刀兵立隨其後此反之自心而甚明質之神天而可鑒者柰何濁世之衆生多愆末劫之迷人難悟徃徃不信仙師不敬神明以善惡報應爲謬言以天堂地獄爲妄作縱情觸慾逞凶行奸乃有摭造惡語污穢曇師若明州妖民樓熄者公然肆謗而不休敢爲壽

張而無忌流播遠近煽惑庸愚闡提之惡不悛波
旬之勢日盛使善根不因者無主而易於灰心惡
習久深者有託而愈以肆志是隆之所爲衝冠搯
擊而不平者也夫孔子大聖人也有武叔之毀釋
伽大如來也有調達之謗造物量大至人德宏視
讚毀于無心忘冤親於平等以故惡人之造謗衆
生之作業每受報於死後而逃罪於生前衆生之
業乃其自取之而至人固不急急於報復爲也然
隆竊以爲此時末世之人心極矣樓人之謗巖師
真又極矣此而不顯行誅討明章報應惡人何懲
善類何勸而仙道神理不幾於泯滅乎奸民自作
大業何損曇師曇師泡影空花眇人一笑于雲霄
之上而已宜不屑屑與衆生校計乃神明之奉天
行法者不可不亟誅顯罰也何以故世人方以仙
佛爲必無以修行爲可笑惟知逞恣快心意崇
嗜慾作奸慝多生結習歷劫迷情往而不返牢莫
可破千百年以來乃有空谷跏音若曇師之證道
成果者方作世界津梁人天眼目皈依興起於是

焉賴而橫被妖民惡人妄肆口語而遠近縉紳布
衣靡然響應而和之如此而不亟誅顯罰是尚有
神理乎後來者誰復敢談修行學道乎何以故世
道衰微人心多詐卽如談修行學道徃徃欺人誑
世厲而不真爲衆人藉口至使人以修行學道爲
諱近日有一曇師教本人倫功先實行去來明白
心行皜然業爲世人信向皈依而妖民一旦造罔
極之謗衆人遂同附和之聲曇師不真天下豈復
有真仙佛哉大道奈何不爲天下裂也故隆愚無
識竊以爲此必當急誅顯罰也誠非獨爲惡此一
奸民也亦非急急欲爲化人辯雪也盖大道之興
廢人心之迷悟所關係於此世界不淺小耳夫造
物量大至人德宏隆不肖亦知之顧今此世與徃
昔不同今奸民之污穢有道與徃時之謗道者不
同敢於污曇師是敢於穢神理誠不可不討也神
理之賞罰勸懲有死後果報有現前花報果報者
多花報者少死後之報茫昧而難明現前之報顯
赫而可畏世人之所以敢於造惡而無忌者正以

古來窮凶極惡之人多不蒙亟誅顯罰耳以樓人之敢於污巖曇師至此之極隨聲而和者不足復論少有良心善根者無不日夜望神理立誅之以爲快此寧獨隆一人之心哉誠得大彰天討之威速示誘道之報使天下人曉然知仙佛之果有曇師之果真神理之昭明報應之如響卽此一事推之何善弗賞何惡弗罰何事無報何物能免從此而洗心滌慮改行從善其有抹於世道又豈小也夫饑寒疾疫刀兵水火降災世人不乏雷霆霹靂誅亟罪惡亦恒有何惜此一奸民而不以勸懲震且人心乎雷霆轟轟常下擊人徃徃加於田野愚夫而未盡及於猥獠構杌今世之田野愚夫或前世之猥獠構杌雷霆擊人多治人宿生之罪然罪關再世人迷陰隔其理甚神其理稍晦不惟旁人不知之卽彼人亦不自知也故現世顯報不可無也蠢茲妖民天日之下公然開口污巖師真毀謗大道長惡人之膽喪善類之氣塞修行之路滋萬世之惑此神人之所共忿天律之所不赦也此而

不殛更殛何人乎則上天亦何用此雷霆爲也且
隆與此人非有仇也年來蓋持戒不殺生蟲肖翹
之屬而故必欲殺此人乎隆誠不肖素行誠有過
然於文則亦人而刻不敬神理不信報應乎如其
不敬不信則願與此人同殛也且隆秉性最疎宅
心甚平於人間世可憂可喜可怒可忿之事不甚
著於胷中常以恩待仇以怨報德人之謗讟不肖
者浮雲處之未嘗芥蒂獨于曇師一節關係不淺
義激於衷誓不與奸人同戴履切念賞善罰惡神
明實司之則於此一節似不容付之罔聞當今賞
罰之大孰有過於此一事者臣意天曹雷部之神
聞之必且投袂而起迅不及掩耳大彰天討大快
人心人之望也亦神之職也有此下情自分塵土
庸劣小臣不敢竟干天聽特起虔誠草具奏疏伏
乞本府城隍大神鑒隆愚悃爲隆轉達天曹速將
妖民樓熄或付雷部或死惡疾大彰天討顯示神
威以爲作奸謗道者之戒使天下之人曉然知省
惕然知畏去惡遷善修行持戒惟恐後時萬民幸

甚小臣幸甚此事甚大神慎毋格不以聞退縮隱蔽責有所歸干冒威嚴不勝戰栗隕越之至爲此具疏請乞轉達天曹施行謹疏

守藏吏

錢藏吏錢光煥者愚朴無識溟滓子初至光煥與故守藏吏交盤錢糧故吏狡欺之光煥茫然溟滓子駭曰汝守藏吏事干官錢身家所係不小今爲故吏所賣而茫然不知何以自免汝蠢愚若是而敢爲守藏吏者何也曰其實不慧家有薄產官繫而令承是役爾明日溟滓子使人往淮問河凍否光煥進曰不凍某嘗涉之問汝涉河時幾月曰八月溟滓子大笑曰以若人而守藏邪自是每事必

指示之如童子師之訓童子焉光煥亦兢兢奉法
惟謹其母病將死光煥以守藏故不得歸問疾不
敢告日夜私泣目盡瘡溟滓子問知之私召之曰
汝所以不得甦歸者以官錢故也錢實對識吾爲
汝藏之臥內而汝甦歸問母疾來吾且一一稱驗
付汝汝無所慮疎虞而又得歸一伸至情溟滓子
之委曲惻疑類如此迄溟滓子去頴光煥不損一
錢無累害愁苦孰謂愚非福乎

上官對

溟滓子知盡職事守官以自媚于民而不能事上
官急簿書期會仰體德意奉三尺惟謹如是而已
至左右將迎非強項不屑蓋精神意向有所不到
若竭民力以克供應阿上意飭已闕以買聲名尤
不忍焉上官有親厚溟滓子者諭之曰夫奉公滅
私共勤惠和下所賢奔走精神先意承志上所賢
上之所否卽下賢不得聞非所以謀身而榮名也
溟滓子謝曰謹受教

辭諸生

溟滓子居青浦青浦士民相率詣中丞臺御史臺
訴曰邑累歲災疲積苦苛政幸屠令來活我民屬
當大水後民窮盜且起而上計期逼屠令去民不
復可聊生願從使君留屠令無入覲幸得以水災
爲解時華亭宋侍御致政家居乃督府公之座主
先生也邑士民又詣宋侍御乞書於督府侍御未
識溟滓子而業以士民請爲貽書焉諸生持侍御
及督府公報音來曰青浦士民有天幸得請於上

官微諷溟滓子曰修辭于侍御稱謝溟滓子曰三
載上計臣之職也某知奉職而已士民以爲某無
罪議留字我民此民之情某何敢與知而謝侍御
爲卒不謝侍御使者請見辭之曰見而不勞非人
情勞之傷爲令體無相見也

青浦風俗

青浦者故松江西鄙土瘠民貧多四方無賴居其
間俗囂甚故令以墨敗民益儉令之敗也百姓什
百羣聚譟詈而奪其橐裝胥隸白日攫錢閭閻畏
如蛇虎除日到親識咸貽書相唁也曰青浦非人
所居逋逃之藪奈何令爲溟滓子自頴行至滁陽
報青浦吏卒來迎則數十人皆鮮衣文履傲然行
步舒徐羅列馬首明日自逆旅發僅可數人日中
皆不見頴上故吏卒負擔涉冰雪困甚青浦吏卒

睨之掉臂去不顧及入境簫然篝火不具詰朝坐
堂上譁然蟻擁每差一卒各自以親識呼其名稍
有利則延頸爭得之其小勞苦不便者連呼不應
或指其人則怒視而去滇洋子方夜燕客報某監
司且至差一卒往偵辭曰夜行無火不可以出座
客聞之無不大笑異命往偵監司者率不往偵卽
其家高臥而出問探監司至則卒入白監司至矣
羣吏人人持牒候縣官意嘗之內賣令而外以唱
民民亦黠而善駕空健訟風俗如此可畏哉滇洋
子秉至公絕不以私利干其下亦不以權譎相尚
有欺罔則察之而尤務寬仁持大體居半歲吏民
之黠者盡逃出境滇洋子甫抵官邑里簫條今稱
稍殷茂矣彭欽之曰吾望氣而知青浦之治也往
舟泊河下不移時而羣鬪者四起今經歲無之明
府甫至禁吏卒不得攫百姓錢今雖導之百姓不
與矣夫百姓以錢爲命而顧樂與吏卒哉

楚滇滓子問曰先生今年壽幾何太守曰八十有四滇滓子曰先生年高而形彊神王如此者何術而得之公曰老夫何術之有老夫以一貧字易得寧馨年紀平生祇是無悶蔬食飲水久而安之時或不繼亦怡然滇滓子歎曰是乃先生之所以壽也夫無悶之義至矣此義苟得何所不可爲錢公曰老夫八十年來未嘗見此地有此風景花燈接天老幼塞塗老夫晚歲之幸也適明府且至老夫口占得一詩云一入花封地球燈燦玉樓偶逢仙令座疑宿古揚州酒數行又呈一詩其略云漿人酒人俱倚戶燈下聚視吾父母兒童竹馬導前行一任吹笙并擊鼓曾聞仙令能飛鳥余幸暮年來作客太史占星云浦城化作丹砂勾漏國酒罷起同行街衢錢公步履如飛良久別去滇滓子曰邑不幸去年被災而民得不流離歲時風景猶如此聊書之以識喜

張元弼

龔士鳳者上海人妻金氏肥而醜有婢頗媚好士鳳私焉金氏妬悍反目如仇士鳳他出金氏賣其婢士鳳歸求之不得益仇金氏矣温州張元弼者士鳳父贅婿也父死元弼與士鳳議歛具不合言語相抵親族勸解是夜與金氏復構臥內從昏至暮夜士鳳持斧金氏持刀相殺金氏不勝傷而奔入姑室元弼起講解士鳳誤斫元弼一斧傷額乃入房自縊死金氏聞變惶遽則思士鳳先嘗與元

粥有言遂大喊元弼殺夫及士鳳僵尸房中金氏恨未已以刀割其陰而翌日告元弼殺夫主者誤聽金氏之言又以元弼額有傷也遂坐元弼而釋金氏不問獄成上臺使者使者駁行溟滓子覆按之溟滓子訊金氏曰元弼與爾夫平生有宿仇乎曰無之翁死之日元弼與吾夫取一法書夫已與之矣是夜元弼使酒而復罵吾夫以成此大禍溟滓子曰元弼與士鳳旣素無大仇止以取法書一節業已與之矣元弼何所深望而復罵以至於此丈夫相殺斷無割陰之理割陰者婦人則爲之丈夫不爲也元弼與士鳳日中解散則亦已矣汝在臥內元弼安得黃昏入汝之房與汝夫罵至五更而後操刀也殺汝夫者汝也非元弼也訊金氏之伯乘雲及婢僕親屬俱吐實金氏遂伏法而元弼出矣

拙宦

溟滓子初釋褐居京師杜門不出未嘗懷一刺造人亦不作詩文自銜鬻同年伍君惟忠客死溟滓子憐而爲文哭之爲諸公見有物色溟滓子者馮開之一日見訪溟滓子時小恙臥不起開之直入臥內溟滓子臥而與之言開之殊博雅造次語合溟滓子起坐榻上瞿然曰卿可人博雅哉其言清雅有致始僕與足下數遇對面而失之開之見溟滓子之意向亦喜談至夜分乃別去曰吾且去詰

朝復來自茲無日不見過入門下馬輒脫衣解帶
飯脫粟竟日夕晤對而友人沈箕仲周元孚于子
冲徐茂吳沈君典李惟寅王恒叔孫以德丁右武
其應浦沈少卿陸敬承陳伯符亦時時來京師逆
旅中有小軒種茂樹一章滇泮子與四三君偃息
其下或相與論詩文或訂玄理不及世務或竟日
無言而相對嗒然滇泮子傾囊市酒脯佐驩不給
數君卽遞相助之自以爲適不復問門外事初募
時與諸同年庭謁冢宰方庭謁而心猶構思一文
至步履顛錯舊制吏部堂上之規矩最嚴衆咸駭
之及館選同諸君赴內閣庭謁相公亦以構思文
義稍失禮同年又笑焉將赴考之先一日友人或
謂滇泮子曰夫物未有無因而至者以子之才稍
自降抑附人何所不至旣幸登一第順風而呼此
丈夫取功名之會也前事不必復言今就館選足
下之才自是玉堂品格然不可無所結託矣滇泮
子謝曰某惟無所託是以此平居旣不善納交
及當功名之會而後執虎子親人不亦左乎我生

不有命何爲自苦及就試果見遺溟滓子怡然安
焉友人又有謂溟滓子者曰子今又不得與茲選
且爲令矣令將奈何溟滓子曰某不才不堪爲令
然吉士亦豈不才所堪第安之耳一日晤一貴公
子張君亦同年進士君與言溟滓子于君曰此卽
所謂屠長卿氏也君與揖殷勤見顧良厚謂溟滓
子曰足下文名滿長安諸君以得足下單言片紙
爲榮獨弟不得良媿溟滓子曰敬請教退而繕寫
詩若文數首使蒼頭奴遺之閱數日會於座主先
生所君復謂曰日見示佳篇佳甚弟恨其少可得
稍請益乎溟滓子曰且復謀所以就教矣退而復
繕寫數首使前蒼頭奴遺焉君謂奴曰語爾主我
且過訪無勞爾主見過恐不便少選君至溟滓子
出見勞苦溟滓子曰卿佳人有才若是何忍令奔
走外吏爲時君典適在座曰業已定無及良久別
去溟滓子竟無所報謝乃君亦不以苛禮相求也
禮闈總裁兩公但隨諸同年庭見公所未嘗一及
私第兩先生至今未識溟滓子之面也若溟滓子

亦可謂拙宦矣哉

辨劫盜

有朱某者訟於監司行縣詞云有子載米經某村
爲村民張正張環等所掠而繫之崇遠寺寺僧走
報得釋溟滓子曰汝何以釋其人荅曰央隣人具
狀領回溟滓子曰凡盜行劫必去其閭里而掠於
他所以滅迹也焉有父子親戚同處閭巷伺過客
而顯掠之而又械繫之乎大盜掠汝子汝且呼衆
人執盜不然鳴於官焉事具錄問寺僧何以走報
僧曰是夜渠舟過某村盜拔張氏田苗張氏執而

繫之寺某與朱故親識故報之其人曰僧爲張氏地故云耳溟滓子曰僧爲張氏地何爲報爾其人爭不已溟滓子獨訊其子曰汝米何自得之曰載猪而貨之易米爾猪幾何重如干繙易米如干遂問其父錯愕不知所出諸言狀與子詞牴牾不合遂伏其辜

謝巨室

邑有巨室某子甲者使人私說溟滓子曰某雖家食遙執國柄能造明府命者某也幸與交驩明府曲培巨室體貌某能爲明府進取地溟滓子曰某不肖濫竿民社寄競競奉三尺惟謹寧敢交驩巨室植私黨而蔑公法進取有數託巨室以徼幸某不願也數以非法相干拒之頗嚴某遂大憾所以中之監司者不遺餘力一中丞一御史欲劾薦溟滓子屢爲所捍而止溟滓子受巨室陵轢者四年

其心不悔云

凍卒

有監司過潁時天寒大雪數卒饑凍將絕溟滓子聞之馳騎送絮衣燎火活之監司以卒路旁奔走不力明日下檄命盡解諸役溟滓子俱放免焉而獨徃待罪監司特原之

王元美先生

古之王祥德掩其言今之元美言掩其德王祥不在能言之科間與談論理致清遠是德掩其言也元美作秣苑卮言鞭韃千古培擊當代筆挾秋霜舌掉電光天下士大夫讀其文章想其丰采遠聽遙度必以爲輕俊薄夫而不知其爲人殊長者識無所不綜而量無所不包寬仁愛人盛德之聲滿里開而或不盡聞於薄海內外是言掩其德也

鴻苞集卷之四十八

明東海屠 隆緯真著

西吳茅元儀公選訂

閔國珍聘之校

恤囚

穎上故令祝君失獄重囚陳遵王盤以無辜係累親黨交遊數十人溟滓子至而盡釋之吏請曰本以此曹致遵而釋之無乃不可乎溟滓子曰彼不顧妻子又何顧焉此曹卽盡老死獄中遵必不來

枉殺無辜吏曰是皆遵平日踪跡厚密者故繫之
曰昔厚今不厚矣平時握手一去掉臂彼囚寧復
念故人哉曰此曹知遵踪跡溟滓子曰昔知遵踪
跡今不知矣彼得漏網此被拘囚猛獸率彼曠野
能復回盼檻猿自通消息哉吾心以他法擒遵不
賴此曹矣

汪璠

求盜許曰朱臣趙巖等得劫賊十數人邑承考之
成獄矣以上溟滓子溟滓子讞之中有汪璠吳應
元稱冤視其人頗閑雅其二婦亦楚楚良家子也
溟滓子訊汪璠曰爾何許人作何生計璠曰某句
餘人遊吳會二十年于茲始作冶工家積微貲廼
棄業冶業販繒絮二十年勤苦累幾千金訊吳應
元曰某上海書吏也女弟卽嫁汪璠溟滓子曰凡
盜必家貧亡賴汪璠吳應元皆有生業積厚產不

當爲盜許曰朱臣輩色殊倉皇前曰此兩人不爲盜安得賊狼籍如此者且吾輩寧敢濡染無辜以干明府法此兩人實盜明府義不得活爭之若仇讐庭陳賊仗衣飾五色爛然召失者識之他盜賊俱有識獨無識汪璠吳應元者溟滓子曰盜賊寧無一識者乎求盜復前曰當時未到爾溟滓子愈疑之曰汝輩不過求盜爾何與讞獄且此兩人非與爾有讐出入在我爾何知焉而固爭之者何也曰明府平反此兩人吾輩慮後有言不得不爭知

明府不以法假盜溟滓子問盜首李桂曰爾爲盜死則其分也而又令良民與爾同死冤氣不通于天平九京有知爾將柰何桂色動叩頭曰中實有冤吾旣死盜而又令無辜與某同死罪大惡極地下將何歸然則冤爲誰桂又叩頭曰汪璠吳應元實冤也然則爾何以染之桂曰始以讐故爾求盜又前曰桂染此兩人實盜汪璠良富以貲許桂桂利其貲二三爾溟滓子曰此盜情有之羣盜默然良久獨璠應元稱冤不已聲泪俱下二婦亦極哀

溟滓子曰辨此特易易爾他無論卽以衣裳辨之
五色襪襪夥矣令盜諸家得之長短參差寧能齊
乎召二婦左右立各以衣裳令試衣衣數十襲長
短大小無不中體二婦且衣且泣悲動左右溟滓
子盡召吏卒諭之曰夫人出十指修短不能齊令
盜諸家衣寧能一一中體卽一一中體兩家婦寧
皆然是自置非盜也璠前曰某衣裳某縫人所置
也某簪珥步搖諸金器某工所置也某故物某人
所質錢也一一可覆安得盜乎溟滓子立命釋三
木下外牢退而疑之此兩人當夜死獄中矣急詣
獄取問之汪璠叩頭流血曰某實有千金求盜利
吾財且貪某婦色啖李桂攀而陷之私具某五刑
貲盡入許曰諸人橐中家饋饘路截之今餓數
日矣璠且死獄中卽婦其婦也溟滓子夜令人密
擒諸求盜少選卒縛許曰諸人來不考而伏卽盡
得其贓是夜曰等見事急謀殺璠應元挈二婦而
逃未行就擒稍遲則此兩人作犴狴冤鬼矣吁嗟
乎傷哉求盜如此讞獄者柰何不汝慎哉

會稽水盜少嬰卒然指曰諸人來不孝而為唱盡
日笑謝且取海中唱盡其賊出與對立亦令人密
賞盡人指曰諸人案中家入請歸與諸文今猶
昔規且會其誠自效李封奉而所出其具某正低
燈頃聞之玉帶中而歸且曰某實亦千金大盜低
木下似半處而歸之山中人當亦其意也

王錦

陳天表無子養張學子為子即冒陳姓名繼良天
表死妻金氏寡居復養姚氏女嫁之矣有王錦者
家貧無行賣與天表家為奴好飲博使氣為金氏
所逐一日誘繼良于路曰主死老寡婦無能為
令汝為吾子姚氏為汝婦告天表與金氏奪吾子
而賣其婦吾必厚給汝汝且有婦繼良不從曰吾
安能安父他人而得妻且義不背主母錦曰若主
與若父諸識者皆不在矣吾告汝汝且奈何遂訟

于官錦撫繼良泣曰吾止生爾一人爲陳氏橫奪
繼良曰小人父張學非錦也妣氏者小人義姊非
妻也錦曰孺子爲金氏甘言所誘不認其父是蔑
天理也溟滓子曰誠非子也安可妄認誠子也安
得不認其父此必有一詐大非人情矣錦曰孺子
悖逆不仁某坐虛分死繼良曰某誠錦子而不認
父者願懸首梟街顧錦實主母逐奴素習刁無行
安得父問故知識無一在者溟滓子曰吾必辨此
命瀝血不合錦猶辭不伏廼呼繼良屏風後問曰
汝體寧有殘疾瘡癩乎曰都無溟滓子出笑曰辨
此甚易適勘繼良下體可志者多矣旣爲爾子爾
寧能不知乎錦卽對曰識之孺子股有大瘡癩可
正也溟滓子命去衣無瘡癩溟滓子曰爾今伏乎
錦猶辭不伏溟滓子曰是旣爾子爾娶誰氏女生
此曰娶劉氏生之子死矣爾子年今幾何曰十九
歲爾今年幾何曰四十一爾婦幾何曰四十爾幾
歲生是子錦窮急籌不得漫曰某年三十生是子
溟滓子以指數之大笑曰爾子年十九爾年四十

有一爾三十一生是子然則是子才十歲邪迺叩
頭伏罪

書記欺詐

溟滓子初到官書記宋謙一日令守門者傳一帖
入固封上書封還文橐啓械則自陳催徵法語也
溟滓子疑之不發數日吏民投牒百數人踞庭下
謙忽前低語曰取鎖鑰開後衙門放薪水溟滓子
庭折之曰夫取鎖鑰開後衙門放薪水者守門隸
事也汝何與焉往汝未嘗有此請今當吏民投牒
而故請者招權也低語者惑衆也立命出之後訪
之謙果在外揚言使君深託心腹無言不入吁細

人之姦誠不可不察哉

辨姦

華亭民楊慶與楊雲俱爲楊勳家奴慶與妻高氏同居高氏歸寧慶夜往迎之行至曠野爲賊所殺勳訟之官問高氏與雲有姦爲慶所知積成仇恨高氏謀欲殺慶以快所私雲因而乘夜殺慶後覆審者駁之曰高氏委與雲姦日久慶在日安得不言楊勳家衆亦多何無一人知者事向未露而一旦欲以雲口論姦謀安知非雲之妄攀乎旣殺其夫又陷其婦不大冤枉乎改議謀財自是獄積十

六年不決府檄溟滓子鞠之間楊雲雲曰雲含冤
十六年矣今始見天日雲與慶同爲楊勲家奴同
居相善也非有深讐宿恨何爲擅與此心且昏夜
殺人誰則知之雲之死皆楊勲爲之也雲妻王氏
有美色勲私焉乘慶之死陷雲于法而奪雲妻所
謂高氏之姦謀財之事皆勲言之卽滿冠雲簞皆
勲家物也奴安得有此不然獄成之後高氏何不
領此二物而勲領之也告人衛淳楊勲及雲妻王
氏死且骨朽木拱矣而雲獨存宜見今日也問同

備楊名及高氏王氏果美乎皆對曰頗美問王氏
與楊勲私乎曰雲獄成後王氏向居勲室中私安
能知之溟滓子疑焉又問高氏滿冠雲簞汝家物
乎曰夫夜懷而迎妾爲賊所得妾不知也溟滓子
曰汝家有此二首飾汝嘗用此何爲不知曰原係
妾家物其夜夫携來不知也溟滓子駁之曰汝有
此二首飾何不戴而歸寧光彩母家何爲置之于
夫家而令夫夜携取禍也曰此二物實借家主楊
勲者言語前後頗支離翼日復取高氏訊之曰殺

汝夫者竟誰也高氏曰楊雲利夫財謀于曠野當復何言命取雲來再問之高氏見雲乃不敢堅執曰昏夜殺人于曠野安能知之也溟滓子投筆曰高氏昨言語支離色動神怖已屬可疑今自言則擠雲以殺夫見雲則不復堅執高氏委與雲私楊慶之死以姦謀非以財謀也考雲雲遂承曰雲果與高氏姦雲死高氏安得獨生高氏極稱冤不服溟滓子密令置几後堂幕一童子于几下而召雲高氏居其中溟滓子謬稱曰汝兩人第居此吾且詣城隍廟而問之神語畢命鎖戶而出高氏遂牽雲衣曰楊二郎何無情若是汝每送監司鞫吾未嘗不痛汝哭也雖汝孺子亦時時思念汝不休二郎可憐脫我向者爲我忍苦刑數回今更爲我忍其一我卽脫死而終身顧養汝雲曰吾爲汝受人間之苦刑極矣今安能復忍此哉且乃公難欺曩可脫今不可脫也高氏連牽雲衣枕之股乞哀雲恨曰吾往爲汝忍苦刑汝許終身守我顧我今汝負心而改嫁他人矣尚復何言溟滓子回呼几

卷之四十八
下童子几下童子一出而二犯心灰垂頭不語獄
成矣

匿名帖子

青浦俗囂民好投匿名帖子告人過惡溟滓子患
之一日有匿名告袁鏡過惡者後書受害人性名
十餘人而不自言其姓名溟滓子得之秘不言明
日密使人逮袁鏡到卽命收下獄不告以故而下
令曰凡受袁鏡害者速赴告密呼先逮鏡卒問之
曰爾逮鏡來下獄外人有向爾問故者乎卒思良
久曰他無人獨有馬二者問屠公何以逮袁鏡汝
寧知其故否某應之曰第奉命往逮不知其故雖

鏡亦不自知也日下春又問之卒曰馬二者復來問如初溟滓子曰馬二者何人曰卽邑吏馬文駮之父也溟滓子曰今安在曰召之當至乃命取鏡會有一人入告者問之則告袁鏡者也召鏡問曰馬二者與汝寧有舊讐乎鏡良久曰有之往年與鏡相訐二坐贓四十金溟滓子命呼馬文駮而令逮馬二二卽在縣門之外逮者出門卽繫二入溟滓子責之曰汝何以教兒子告袁鏡而匿名二曰無之命父子相對作手書文駮手戰落筆闕其書

良是蓋先帖乃工書而僞爲拙筆者問鏡曰此入告者何人曰此卽馬二之妻兄也問文駮不承命刑之乃曰舅氏遠者溟滓子曰二與鏡怨家教其子投帖告其罪來問故者喜其計之得行也已則不出而別令所親赴告以實其謀也臨書而手戰落筆者事敗而懼也此帖馬二父子審矣鞫之不服溟滓子謂文駮曰聖人戒不教而殺爾年尚少于法當死吾寧肯以此遂殺爾卽第承之且待爾以不死爾知吾故不失信文駮遂承之溟滓子

曰卽如是無以取信于衆爾且出而展辯謂不得已誣服爾第舉帖中句所以識也文駭曰已忘之矣曰汝第舉後書人姓名又不肯命刑之馬二惡曰某某再刑之曰某某連稱五人皆帖中姓名也溟滓子舉示吏卒曰如何吾初無心殺爾所以必欲致爾者明吾之能得人隱情借爾以警戒來者後犯必死吾不失信扑責而遣之兩家皆叩頭泣謝去明日闔室焚香于頂當門羅拜自是此風遂絕矣

白冤卒

穎上先是有鉅盜陳遵逸獄縣遣三卒往河南追捕有周萬良者故鉅盜窩主也遵弟陳遠及其親屬俱稱遵窩萬良家三卒往新蔡投牒楊令令爲遣追萬良未發而逃乃駕告汝寧府謂卒妄指萬良窩盜詐財汝寧府差人至縣提三卒不發文移往來數四竟不發乃移書穎州道穎州道者汝寧守同年進士也下檄縣發三卒往汝寧聽勘萬良大家廣賄必殺三卒以滅口朝往夕死矣哭訴干

溟滓子溟滓子曰以官爭之必得請而後已自爲
文千言白監司 監司命發卒而悉以溟滓子之
文轉白于汝寧守去卒還第知復遣不知其白也
而哭訴溟滓子又爲文千言白之不及報明日監
司出經頴溟滓子進曰日奉明公檄命發卒往汝
寧周萬良鉅盜實窩陳遵則有遵弟及親屬之口
供在明公所知也今萬良必欲殺三卒以杜後來
明公若遣此卒去就死爾是內折士氣而外爲鉅
盜報讐也請以官爭之監司曰爾不知邪吾卽發
卒而悉以爾言白汝寧守卒去何傷溟滓子乃謝
曰其實不知如此則賊謀必敗而三人者生還矣
三卒去果得生還萬良顧反得罪

對部使者

部使者行縣謂溟滓子曰吾聞五月淫雨時子親走泥淖中率百姓築圩而揀之青浦以故獨不災以今觀于阡陌禾黍油油然秀也人言良不誣矣溟滓子對曰明公所見者負郭田爾近大道而地形稍高人力又易到故得而揀之其腹裡田地被滄沒者多矣然圩岍之不可無良信同官謂溟滓子曰部使者歸功于君君何自晦也曰吾奉職無狀以爲民災又何敢隱百姓之疾苦而掩有其功

辭窖錢

溟滓子視河工河上有村民持窖錢數瓶曰某剗
土而得此下有巨甕焉金錢第不知幾某恐有後
悔敬聞之溟滓子曰第掩之剗土得錢而官取之
是以賄示百姓也誨鬪而長貪風或曰此天賜也
明府不取公用之他人將取之曰他人亡不可吾
弗敢問故終溟滓子之治潁亡盜劫賊過境上不
掠去而掠他郡邑云

賑災傷

萬曆六年夏四月大雨雹傷麥溟泮子捐金易麥以賑被災者吏告溟泮子曰本爲易麥以賑被災今民多富饒不被災而給取公麥願明公察之溟泮子曰君子可欺以其方彼告急于我我一察之無乃細乎均吾赤子吾又何擇焉吏請明年責償溟泮子曰貸而責償不如無貸

視河工

溟滓子視河工終工成未嘗鞭箠一卒紛垢百集
不作怒罵語千夫長械一戍卒于河上溟滓子密
諭之曰夫大工秋毫民力爾當勸以德義風以至
情今工甫興而輒械卒衆將解體君械之而某釋
之是某樹德而令君任怨也君其舍之

辭父老請修縣治

溟滓子始議築河堤苦無石盡發縣治之石以佐
大工工成矣木石乃有餘父老請曰明府發縣治
以佐百姓今工成矣而有餘石請更修縣明府車
馬所往來道也溟滓子曰吾豈不知有餘石哉方
發縣治以倡百姓工成而輒修之是失信于吾民
也吾所以不修者爲信義爾夫泥淖亦可車馬父
老休矣

張萬良者陰賊多方與陳萬良有隙召里中少年
誘陳萬良於家扶之會其婦孕傷胎即誣萬良率
家衆執已而榜之其婦出抹被掠殺胎賄隣證保
長及穩母衆證皆曰然溟滓子將信之萬良稱冤
不已最後穩母出片紙曰張萬良告急于妾有此
公如不信請以此爲正溟滓子讀之云東村張萬
良有婦某氏孕七月爲陳萬良所毆婦出抹被擊
胎傷若能活婦與錢百枚溟滓子大笑曰吾幾爲

張萬良告殺胎

溟滓子故着葉而與書無可謂之溟滓子
溟滓子故着葉而與書無可謂之溟滓子
溟滓子故着葉而與書無可謂之溟滓子
溟滓子故着葉而與書無可謂之溟滓子
溟滓子故着葉而與書無可謂之溟滓子
溟滓子故着葉而與書無可謂之溟滓子
溟滓子故着葉而與書無可謂之溟滓子
溟滓子故着葉而與書無可謂之溟滓子
溟滓子故着葉而與書無可謂之溟滓子
溟滓子故着葉而與書無可謂之溟滓子

點奴所賣此告急于汝廼訟萬良辭也婦胎實自傷將陷萬良於法預爲此貽汝以爲今日地設此謀耳脫婦誠被槌傷胎危急寧暇及此哉一訊而伏

王强

王强者與兄王現有讐誣現兄姦弟婦教其婦承之溟滓子問婦婦殊無慙色應聲曰然溟滓子曰情果真彼婦宜羞澁卽不畏人寧不少慙其夫耶今慨然面承是不慙其夫也此必有詐問婦汝夫與伯寧有讐乎婦曰有之以爭產故相怨深矣溟滓子遂考之曰汝未嘗與現姦何得妄承誰教爾爲之婦吐實曰吾夫實對妾言我告現姦汝詣公府第承之良人有命妾安敢不從不知其他强伏

罪

卜寡女

寡婦卜氏無子以伯子陳用賢爲嗣用賢娶婦蕩
卜氏產且盡其父復誘用賢挈室歸卜氏訟之則
姑汪氏來告寡婦不孝溟滓子謂卜氏曰用賢父
誰出曰姑出汝夫誰出曰側室出溟滓子曰然遂
遣汪氏而罪用賢父子

王大京

王大京者徽民巨富以財調陳伯萬妻不從訟之
差隸卒荆栢同保長提兩家大京賄保長鄉老荆
栢稱伯萬毆拒勾攝荆栢塗血散髮而來保長鄉
老證之溟滓子察其有冤兩家爭不決溟滓子曰
王大京調姦不成陳伯萬毆卒未實兩不問逐出
而使人尾之大京與衆人至一空室中納賂荆栢
得白金二十銖保長鄉老各十銖保長曰爾以富
調良家婦得不坐賴我證也當倍酬尾者就擒之

辨黥囚

溟泮子嚴戢隸卒侵害民人有告者必重治又時
 導人使告之溟泮子自壽春回宿逆旅晨起有一
 囚皓首被髮大噪稱冤而入問之則解部使者錄
 囚也問何冤囚曰某詣按臺魯倉押行詐某財百
 貫不滿夜縛某手足將某死客舍故號抹爾 溟
 泮子曰卒押汝非與汝有讐亦無所利于汝也何
 謀之有夫縛囚不得不急汝一夕野逸卒且代死
 庸得汝寬乎謂詐汝錢百寧有見者乎囚曰彼不

欲人見令某密與之溟滓子曰汝老奸若爾有錢
與卒寧肯不令人見杖之而令他卒代焉蓋囚恠
卒拘繫稍嚴怒而誣之謂溟滓子性惡卒賄故耳
人情之不可偏也如是

卷

辨偽券

富人有令其子爲偽券告某捕負者其人不伏富
人爭辨甚力其人曰是渠子偽爲其手書可辨也
追其子試之其子實善書而詐稱左手習書溟滓
子急取筆投地令取之其子不覺以右手取之溟
滓子大笑曰豈有左手作書而右手取筆者哉械
其左手令右手作書初偽戰落筆潦艸溟滓子起
立視不得已作楷書甚整則前偽券手筆也

辨錢亨謀

錢亨與李倫交惡謀殺義兒得富以誣倫陸松者
干証也亨密使心腹蔣忠以白金二兩詐爲倫使
與松曰李倫以得富事累足下敬效區區松受之
以爲真倫也亨卽揚言曰陸松受李倫賄囑欲誣
証人命松懼以錢首發溟滓子遍訊衆人曰蔣忠
者何人心腹也僉曰與錢亨密問蔣忠曰若與孰
親曰錢亨溟滓子判曰錢亨始則詐爲李倫行財
以售其毒終則逼脅陸松發覺以實其謀彼意謂

陸松之受財一發則李倫之毆死成真立心甚險
爲謀亦巧矣不知李倫如果行財豈有不使自已
親人而反用錢亨心腹者哉陰謀旣露圖誣可知
勘之蔣忠遂吐實

潘麟

潘麟父鶴坐姜棟人命干証被前令繫獄死麟告
姜滔謀鶴姜棟爲錢英所殺鶴繫實病死獄卒有
病呈醫生有結狀吏件驗屍麟虛當反坐溟滓子
斷曰潘鶴非重犯祇因干證被繫死獄中子麟抱
痛興詞情亦可憫卽告不實法當坐宜以情免以
爲人子勸上監司可之溟滓子斷獄止繫重犯其
餘輕犯干証無問數十人一訊罷輒放免或召保
其聽斷咸以至日卽允不易期誠慮之矣以故人

雖訟不患苦如無訟云余觀訟人命者卽虛誣了
無實狀而一挂官牘動累經年或遂至枉死卽得
白身家已破矣滇子患之至之日卽百冗必立審
審而得實重囚速正法典而釋牽連無辜若不實
立解免其有疑獄不可卒斷者窮日夜思之罔不
詳慎或置重囚俟再讞則必放免于犯勅令如期
來聽讞不以繫累也又時時禁緝獄卒無虐囚嗟
乎狴牢之中而不用情者烏乎用其情

禁大稱

賴俗稱大白金一銖止稱半銖民甚苦之不能禁
滇子下令禁之民遵否相半不能禁滇子使
吏胥人等密持往市肆貿易遇大稱輒收之民見
吏胥人等至卽匿不出於是滇子坐堂上令卒
往門外呼行人至滇子畀以白金密囑之曰汝
第持吾金往市肆 貿易遇平稱置之遇大稱卽
取以來汝前往而吾密令人覘汝後汝無賣吾法
其人如法往得大秤輒重治之明日開門復然民

大驚不知所備凡持金錢來易貨者謂縣中使來
又或非是謂其非是又或實係縣使大秤終不敢
出一時遂禁絕

朱家仕

溟滓子于元旦出候客有童子攀輿泣訴問之曰
小人朱家仕也李羽吉者某丈人也父母在日羽
吉以女許某父母亡某孤貧丈人見嫌負盟今日
元旦往賀歲以杖扑而見逐故愬冤爾召羽吉問
之曰此兒父在日實與某有交未嘗許婚也家仕
曰故父以金錢行聘有媒氏溟滓子曰媒氏安在
家仕曰亦故有兩家親隣知可証也羽吉固辭曰
伊父在與某周旋今不幸故此兒不肖日逐市井

無賴唱歌爲遊蕩溟滓子笑曰兒女婿也若非汝
婿則路人也夫路人卽逐人唱歌爲遊蕩汝何問
焉今爲此言是憎其不肖也不肖所以負也言心
之聲矣爾將就刑乎將不刑而目承乎羽吉曰何
以欺大人爲誠吾婿也吾不敢嫌其孤貧吾婦不
肯爾溟滓子曰爲我謝而婦此子卽孤貧不肖爾
安能負之也爾其收而教之能折節改行且卜日
成禮如其不改爾白于我我且爲爾治之兩人拜
謝去

才與誠合

郡守曾公雅知溟滓子一日從容問曰子昔治潁
所擘畫動中肯綮當以何道而致之溟滓子讓不
敢曾公問再三溟滓子起對曰古人有言曰才與
誠合如某私見竊以爲古人集事不出此兩人者
有才善辦者徒以機權御下卽行利物之政而中
實無愛人之心人且謂此公欺我不信也人不見
信其何事之能爲忠誠懇惻可謂不欺矣而謀之
太拙無機權以運之君子亮焉小人玩焉其又何

能爲孟子曰是乃仁術也夫仁不可無術也仁而無術仁不行矣忠誠懇惻而以機權行之機權所以行吾之忠誠懇惻也孔明與曹孟德同一機權一以行其忠誠一以行其姦利心不同其才一也令尾生孝已爲孔明之爲鮮以濟矣

催科

溟滓子不善催科往居潁上潁上糧輕民易辦溟滓子直勸令里正來未嘗敲扑及移青浦青浦隸松江稅糧之重甲天下而青浦者松之西鄙地形低窪潦無所洩而旱無所畜歲常多饑故一唐行鎮民鮮土着多外境流移小民雜居無蓋藏土雜而俗囂民貧而糧重力既不堪因滋奸僞新邑草創又遭匪人壞亂議者甚畏居其地至北之鬼方溟滓子聞命之後親識書移相勞苦者不絕于道

滇津子到官一意振刷久之事稍就緒而歲適被水災民益饑傷租糧不給滇津子不忍以鞭撻使其民直寬之完額頗少督府關中胡公數移文切責滇津子不爲動且具陳小民災傷痛苦狀甚力雖不見省荅滇津子亦安之而識者謂滇津子曰朝廷歲額不可不完卽年饑民貧勢豈容已古言催科無害善政子其孰思之滇津子以爲然稍行督責每見百姓受刑之狀幾欲棄去印綬矣有司多以完逋受賞而百姓且體無完膚可慨也哉陽城倪寬今竟不可行又足爲世道一歎

臺使者

臺使者田公行部至縣時縣中方被水災津吏迂使者河濱取茜細布稍結絲仗而鋪罽浞淖上滇津子曰下邑荒鄙成其爲簡樸可也結絲而陳罽不成其爲文物也不成其爲文物焉用之命去之一切供應與他客等滇津子謂同列曰邑貧而鄙而又加以災青民不堪命其何能盛供帳爲上官驩誠詘於力非敢爲慢也而臺使者殊無芥蒂第

云縣官操輕舸小候至十里許命縣官登舟溟滓子登舟田公與溟滓子登艦而望四郊云人言汝徒步行大雨中親操耒耨而與民揀田禾今觀汝四郊禾黍油然綠也果信溟滓子會曰以公所見皆負郭田臨大河而地形稍高人力易施故有揀其四鄉寫遠而僻在腹裡者低窪瘠薄業化爲川原不能揀也田公曰汝知蘇松之爲害以水利之不興乎講水利者無慮數十家經營非一朝而無補吳中者何也汝歸訪實條上狀吾且裁焉溟滓子退而條上狀稱善者久之嗟乎今之奉臺使者何狀而田公不以爲罪且辭氣溫厚從容下問也古言休休大臣田公有焉

辨婦謀殺親夫冤狀

上海民周槐年老有少妾王氏而貧王氏與鉄冶王應龍姦槐不能禁遂立券招之利其資給久之應龍益習不復資給槐槐忿挈王氏背應龍去應龍覺而追之相毆槐遂不得行越一宿槐欲去則制于龍欲畱則迫于饑寒遂憂憤自盡王氏改適

後槐姪訟之應龍恨王氏不從已而改適也繆承
王氏謀殺槐以繩勒之偽爲自盡狀縣坐王氏凌
遲應龍亦坐同謀論死上監司轉屬溟滓子讞之
溟滓子訊而疑之曰夫姦婦謀本夫者必夫禁制
不得逞然後殺之以便所私槐貧老以王氏屬應
龍卽槐雖在如亡有矣安所不便而殺之再覈遂
得其情

張龍公

溟滓子禱雨張龍公祠下父老請隨俗以巫十數
人隨村民極言其靈異也已而遷神露坐羣巫衣
畫衣設符水經呪伐鼓坎坎舞刀噐自屠跳躍婆
娑久之溟滓子察其有詐謂同官曰天降災大矣
吾黨以至誠禱天尚懼不格而使妖人竊弄戲侮
于明神之前將若之何命左右縛之左右環視不
敢動溟滓子自起手縛一巫巫卽長跽乞哀左右
廼盡縛羣巫溟滓子曰夫明神誕德山川揚靈今

古既不能及時降雨蘇我下民而又從妖人假托
玩侮茫然無知夫峩峩金碧焉用神爲溟滓子歸
質明而雨三日詣神祠告謝往稍霽歸途大雨羣
龍夾舟溟滓子偕同官坐樓船中如漏屋水高起
數丈左右及篙師三老盡哭溟滓子曰無恐龍君
如以某無他翼而送吾舟爾不然使君自當之衆
宜無恙舟顛退數里大雨如倒而不作惡風是以
得濟溟滓子曰異哉吾聞張龍公九子盡龍也其
以此一答疇昔語邪

高義

廣桑子投劾出阻凍潞河時張肖甫大司馬鎮薊
遼心傷廣桑子以無罪去而母老家貧也數遣健
兒來視所餉金錢薪米酒脯使者絡繹於道三折
柬招廣桑子謝不赴則命薊州顧使君以車徒來
迎又不赴獻歲臨發如檀州謝別司馬延之衙齋
相與浮白轟飲酒酣慷慨髮上指冠欲遣廣桑子
出遊邊關廣桑子以老母在舟中辭固遣之曰長
卿歸矣漁釣東海作老布衣顧何年一觀塞上風

景乎今距古北口一帶咫尺而逡巡不往非壯夫也明日具人騎促行以幕中二客從座上忤狂生乘醉大罵廣桑子廣桑子殊不聞而狂生顧反萋非之司馬不聽亦不罪狂生也畱三日別去厚爲解裝作長歌贈行義形於色而少宰平湖陸公愍廣桑子遭讒持公論甚力爲遍號於公卿間以百口保曾參不殺人大金吾麻城劉公日奔走長安諸縉紳夜則攜酒餉廣桑子廣桑子曰當路方有甘心於不佞者得無爲公累乎劉公慨然以手摸其腰間玉帶曰一介武夫爲天子執金吾得此足矣余復何憂時廣桑子將出國門而二子適發痘疾痘不可以風又勢不可待劉公曰君第單

騎出門而畱眷屬京邸吾當一日三朝太夫人醫藥薪水且時時使人至邸中廣桑子遂單騎飄然出門劉公悉如約不卒負而又時時使人抵潞上存廣桑子先是廣桑子自青浦覲還里中而儀曹之報至居里中半歲不能治北行裝貸於句吳故人秦公子君陽得白金一百五十兩始成行及是

君陽適在長安 命下之夕二鼓君陽叩門哭而
入曰嗟乎長卿無罪奈何處長卿太重廣桑子曰
重者何曰報罷矣廣桑子笑曰罷爾何云重也又
何哭爲君陽無乃非夫邪公子曰吾非哀長卿哀
長卿母老而貧無以爲家廣桑子乃謝公子曰不
佞爲吏貧而貧於君陽今罷又何能爲償負公子
矣君陽正色曰嗟乎君陋矣何償之稱數千里歸
安得橐中裝余猶助君更餉廣桑子百金受其半
而去而又念廣桑子故家海上無負郭田急爲治
田廬梁溪勸移居焉業以成約以母老尚未往壽
浦民范孝子應龍聞廣桑子被讒蒲服數千里丐
而赴闕求爲廣桑子擊登聞鼓聲寃語在孝子傳
中嗟乎廣桑子之去國長安縉紳諸公爲高義者
如雲莫可僂指乃司馬公而下數公卓犖奇偉矣
不可使此事湮沒無聞故記之千秋而下慕義寒
朗高節孔融者使知今代非無古人也

按雲溪友議鄭太穆爲金州刺史致書於襄陽于
司空頤鄭書傲倪姝無郡吏之禮其略曰閣下天

子之爪牙諸侯之龜鑑太穆孤幼二百餘口飢凍
兩京小郡俸薄尚爲衣食之憂溝壑之期斯須至
矣伏惟賢公息雷霆之威垂特達之節賜錢一千
貫絹一千疋器物一千事米一千石奴婢各十人
于公覽書都無怪詫曰鄭使君所須各依來數一
半以戎旅之際不能全副其本望也又有匡廬符
載山人遣三尺童子齋書乞買山錢百萬公遂與
之仍加紙墨衣服等又有崔郊秀才者與姑婢通
婢端麗精音律姑貧鬻婢於于公于公嬖之郊思
慕無已謀親府署願一見焉婢因寒食詣從事家
路遇郊柳陰下而垂泣郊贈詩曰公子王孫逐後
塵綠珠垂柳滴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
是路人或有嫉郊者寫詩於于座公覩詩促召崔
生崔生愚不知所出及見公握郊手曰蕭郎路人
便是公作乎何靳一書不早相示遂命婢與崔同
歸仍爲厚其奩送初有客自零陵來稱戎昱使君
席上有善歌者公遽命召焉戎不敢違命作詩送
歌妓行曰好去春風湖上亭柳條蕙蔓繫離情黃

久任渾相識欲別頻啼三兩聲人至今唱歌乃
戎使君送妓之付也公曰丈夫不能立功業爲異
代所稱豈可奪人愛姬爲已娛樂以此觀之誠可
竄身於無人之地遂多以繒帛贖行手書遜謝戎
使君由數事言于公豁達大度英雄之器偉矣自
古都將相立功名者必非偶然令人齷齪瑣細
足與辯天下事若張肖甫司馬方今鉅人其庶幾
有襄陽之風乎

鴻苞集卷之四十八終

